

彭瑞高



边看边聊

张兆旭在上海打了十多年CBA联赛，去年遽尔离沪，继而在天津队出现，喜欢他的上海球迷，隔空关注者甚多。

上海一直是中国的“篮球大市”，还是一座贡献过最佳中锋的城市，其中最令人骄傲的，是贡献了姚明——位世界级中锋。就在姚明退役前不久，张兆旭来到上海。这位身高超过2米20的年轻人，始现于山东青年队，后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打球，那可是NBA巨星贾森·基德、凯文·约翰逊的母校。张兆旭在美打球时间不长，却是他篮球生涯的重要经历。2009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，他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：作为中国队“第一高度”，他在与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伊朗等强队比赛中，场均得到17.5分、16.4个篮板及7.5次盖帽。有媒体据此断定：张兆旭将是中国男篮“最有希望的中锋”。

这话说得夸张了些，但张兆旭来上海后得到足够重视，却是不容置疑的。十多年间，无论上海男篮谁任教练，张兆旭一直被委以队长重任。有人说，这是因他生于1987年，是队里的老大哥；也有人说是因他生性诚实、为人厚道；更有人说，是他身如巨树，篮下一站，令对手发怵，综合看，三者都是“队长基因”。

张兆旭洋名“麦克斯”(MAX)，是美国房东给他的昵称，形容他“什么都比别人大一号”。在中国球迷中，很多人喜欢称他“浓眉哥”。他两道眉毛像两把黑刷，不怒自威，为“篮下门神”加分不少。有一段时间，上海男篮成绩下滑，张兆旭“蓄发明志”，留了一脸大胡子，有球迷叫他“高老忠”，生生把一个山东小伙喊成了北方老汉。

我欣赏张兆旭的，是他的自知之明。他身高仅比姚明矮5厘米，场上表现一度出彩，有人称他是“下一个姚明”。当有记者就此向他求证时，张正色答道：“被这样叫的球员有很多了吧，姚明是一名伟大的球员，但我就是我。”他讲出了一个事实，也讲出了一个球员的理智。

谦虚是条永远也不会走失的路。曾承载无数期待的“希望中锋”张兆旭，后来在CBA的多年进程中，并没创造出人们所期待的奇迹。具有身高优势的他，在得分、篮板球、盖帽等重要标尺前，再没拿出当年的惊艳数据。他投篮不够精准，移动也不够迅捷，这让他最终失去了上海队主力位置。不过，谦虚与厚道保护了他，连最苛刻的球迷都没责怪他，反而认为，“是伤病和年龄拖累了麦克斯”。

35岁的张兆旭现在还在天津继续他的篮球梦，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。但今年夏天，一位新人加盟天津队，使我们对他张兆旭的未来顿生隐忧。这位新人条件比张还好：身高2米25，臂展2米32，站立摸高2米94，几乎一脚踏就能扣篮。他叫高世骞。人们担心，小高的出现，会终结张兆旭的天津之行。

一位健将，最后总要退出赛场。张兆旭能坚守至今，已足以证明他是个优质中锋。作为他的球迷，我们对他充满敬意，新赛季开幕之时，我们祝福他的篮球梦再现美景。

立冬，第十九个节气，冬季的第一个节气。立，建始也。与一般的开始不同的是，建始就像建筑物露出地表，让人看得见了。冬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“四时尽也”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冬，终也，万物收藏也。”从立冬开始，一年要结束了。如果把一年比喻成花朵，从孕育，到绽放，到盛开，到枯萎，到凋谢……冬天就是凋谢的季节。人生也有这样一个过程。立冬，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并称“四立”，都是表明一个季节的开始。它们与“两至”(夏至、冬至)、“两分”(春分、秋分)，合称“八节”。口语中常说“四时八节”，四时是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八节就是这八个节气，都是一年中的转折点，或者说是重要的节点。

每个节气都分三候，每候大约为五天。立冬节气第一候，“水始冰”，这时候的冰还极薄，还不能行走，所以要特别小心，这就是“如履薄冰”成语的由来。绝大多数液体变成固体，体积会缩小，但是水变为冰，体积会增大。水变成冰的过程，困扰了许多科学家。诗人是幸福的，不用困扰什么，只要感受大自然变迁带来的惊喜：“坐听一篙珠玉碎，不知湖面已成冰。”第二候，“地始冻”。中原大地开始受冻了。水结冰比大地受冻更早，因为地气更容易保留余温的缘故。“覆霜知地冻，赏雪念民寒”——写下如此忧国忧民诗句的是昏庸荒唐的宋度宗，他把偏安一隅的南宋送上了穷途末路。可见，说和做是两回事。第三候，“雉入大水为蜃”。雉是野鸡，蜃是大蛤蜊。野鸡怎么能变成水里面的大蛤蜊呢？二者花纹相似，但明显不是同一物种。古人那么善于观察世界，为什么会相信这种转化，一定有着我们不曾明了的逻辑。“月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”，海楼就是海市蜃楼，古人认为海市蜃楼是大蛤蜊吐气所形成的楼阁，因此有“蜃气为楼阁，蛙声作管弦”的诗句。《长恨歌》说“忽闻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虚无缥缈间”，亦真亦幻，或许写的就是海市蜃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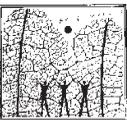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立冬时节的景致，写得最好的当数苏轼《赠刘景文》：“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这首诗还有一个题目叫《冬景》，写了几个景致，荷尽、菊残，只有橙黄、橘绿最亮眼。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代表物种，一般人都推荐春桃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。但是，梅花一般不吃，作为吃货的苏轼推荐的还是“橙”和“橘”，都是柑橘类的果实，很称我的心意。苏轼喜欢柑橘，写了诗，也写了词，数量超过了写荔枝。他那个时代，水果不及现在琳琅满目，冬天能吃到橘子，幸福指数一定很高。苏轼写橘子的诗，我最喜欢“吴姬三日手犹香”这句，这手是因为剥皮时沾了橘子皮的香味所致。其他水果的皮，大多是废物。橘子的皮却是一味著名的中药，叫“陈皮”。所以现在流行的小青柑，说到底就是茶叶外面包裹了一层橘子皮，正确的饮法是一起泡。

立冬时节，中原还没有到大雪纷飞的时候，温暖的江南甚至还不像冬天。白居易《早冬》写在杭州，距今差不多1200年，其景致也适用于现在的江南：“十月江南天气好，可怜冬景似春华。”“可怜”是可爱的意思，与“可怜九月初三夜”中的“可怜”是同一个意思。此时甚至有樱花零星地开放，不是季节扰乱了樱花，也不是樱花扰乱了季节，冬景仿佛春景，是因为江南本来就是钟情于世间万物的好地方。

《千字文》说：“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”冬天的关键词是“藏”。要藏好食物越冬，更是连小松鼠都知道的事情，人类自然更懂得这个道理。人类还要贮藏好阳气和体力，乃至一定的肉肉——冬天容易长膘，就健康来说，有适当的膘并不是坏事。冬天，我不减肥——这么艰巨的任务，让我们相约在明年。

立冬，一年好景君须记

韩可胜



米。阿乡与阿香，谐音与本义，天然联系兼天然联想。忍不住自吹自擂：此乃神来之笔。

新米熬粥，我放弃伏案读书，候在锅旁，看“千字文”，谦称“豆腐干”。但豆腐干比裹脚布香。宏大叙事的评论，引经据典，东一段西洋哲学，西一段东方佛学，下一段洋文，下一段古文，堆砌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，东一枪西一棒，神出鬼没，一地鸡毛，不知所云，好比晒书，生怕人家不晓得。倘若捧着评论，洋洋洒洒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粥凉了也不知，好比阿嬷扛着竹竿穿弄堂，两头不入巷。还不如看豆腐干的千字文，看完一篇，没潜。下一篇，锅盖开始噗噗震动：要潜哉！赶紧揭盖，转文火，锅盖下横搁一根筷子，裹米的汤汁咕嘟、咕嘟地起泡，玻璃锅盖下，一池趵突泉。米汤：渐渐浑了，慢慢稠了，终于翻不动了，人间三到：火到猪头烂，钱到公事办，功到粥自成！歇火，压实锅盖，焖一歇，再揭盖，面上一层油光晶亮，那是米脂，民脂民膏出典于此！此时满屋香。舀一碗上桌，哈腰沿着碗边转着，吮它的黏稠，就着常州萝卜碎粒干炒毛豆子，在欧美唐人街的饭馆里，什么派别的中华料理都有，就是没有这么稠稠的一口。

开盖后搁在窗口，风来吹皱一层皮，一张烫伤的面孔。这一层好比热牛奶的一层“翳”，旧称米婴粥，可以代母乳，婴儿吮后不上火，不生疮。旧上海股实人家，生儿子，喂母乳；生女儿，请奶妈。工薪人家，生儿子，亲娘乳；生女儿，米婴粥。粥，还是社会学活史料。

但新米的口感巅峰，还是一锅干饭。

一揭盖，受风冷，骤然收缩，米，粒粒竖起，一一风荷举。满眼的米粒，粒粒饱满、粒粒在目、粒粒可数、粒粒裹

新米裸吃

李大伟



五颜六色

有些汉字，如同日语，似是而非。

“住酒店”，按字面意思，好像老酒鬼睡睡袋，好比老鼠睡米缸，其实是旅馆，比如亚朵酒店，没有便，只有床，还有软硬适度的催眠枕头，顺便努力奉献黄粱美梦。

再比如，“请依吃饭”的饭店，只有酒菜、没有米饭。即便有，不是“干”稀饭、就是“湿”干饭，烂噗噗的，粘牙！一点儿力气都没有，“吃软饭”远不如家里的糙米干饭，一粒就是一粒，就像鲁迅的短发：昂扎！（苏北话：硬读昂，比如昂碰昂）。当然喽，国粹的粤菜馆、舶来的日料店除外。

我与朋友在崇明有个百余亩的农场，植些有黄鳝的一季稻、养些老麻鸭，每年秋后开镰，新谷上场，我会囤些稻谷，五十斤五十斤地舂米，一时吃不了的，藏身稻壳内——保湿，自然保鲜。

新米上市，首先熬粥，好粥，不仅米要好，且必须是新米，香气浓郁，就像摇篮娃的满脸奶香。顺便补充：熬粥还要耐心候着，否则潜了，一层稠没了，香气就少了，只剩下汤汤水水的米粒碎，没有黏性。糊了，焦了，香气被淹没了，只剩下苦的联想。

我很在乎新米香，所以给农场米贴标签：阿乡



阿拉善的鸬鹚 (摄影) 张寅

时尚

“青，取之于蓝，而青于蓝。”荀子《劝学》篇中的这句，定义了靛蓝的工艺。前不久，我在金山朱行中学的韵染坊中，见到了这种“青花瓷”般的靛蓝之美：大多以蓝白二色为主色调，包括用创意技法扎染的丝巾、扇子、围巾、抱枕、油纸伞、生肖玩偶乃至经过翻新的衣服，这些织物上的蝴蝶、几何等各种乡土民俗图案，古朴别致，古老和现代相结合，十分时髦。

古时，扎染也被称为染缬，据记载，早在秦汉时期就有了扎染技术，当时的图案，有简单的小簇花，如蝴蝶、蜡梅、海棠，也有整幅图案

花样。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带着大家传承这种靛蓝之美的，就是土生土长的朱行人何愷。何愷的母亲也是扎染能手，耳濡目染下，何愷将这门手艺传承了下来，在她眼里，这些来自线条的缠绕和色彩的交织，就是一种美。十年前，何愷带着一口老电饭锅、针线，又买了一些棉布，“开”起了韵染坊。

在传承和教授中，何愷想到了大自然的斑斓色彩。大自然孕育的花草树木都含有色素，或明艳或淡雅。随着季节的更迭，植物也会呈现不同色彩。“织为云外秋雁行，染作江南春水色”——唐人白居易在《缭绫》中描述了这种“异彩奇文相隐映，

“草木染”之美

玉华

转侧看花花不定”。草木染在中国有上千年历史，生活中很多植物的根、茎、叶都能染色，草木染，就是把大自然的恩赐留在织物上。当草木染遇到二十四节气又会有怎样的效果？何愷带着孩子们走进了自然，探索自然的色彩之奥秘。入暑时节是青柿子挂满枝头的时候，也是柿染的好时候。青柿子中有一种叫单宁酸的物质，单宁酸就是吃柿子时的涩感来源，这种成分在光照下更容易



那年，新房盖好了，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棵枇杷树种在院子里。树高及腰，树叶稀疏，树干细如竹竿。种好了树，父亲提了一桶水浇上，笑呵呵地对我说：等着吃枇杷吧。

枇杷树长得飞快，三年后，树快到二楼高了，就是光长个子不分枝，更别说开什么花结什么果。我问父亲：这棵树不会是假的吧。第二天傍晚，看见父亲手拿锯子，站在树前，要锯树？为啥？父亲说：人家说这野外挖来的树苗是野的，要锯掉头才会长出枝丫，长出枝丫才会开花结果。

第二年，枇杷树真的长出许多分枝，此后越长分枝

越多。夏日里，风吹拂来，可以纳凉；深秋里，霜落树挡，但闻花香。我家的枇杷，比人家的要晚一些成熟，父亲说：等着吃枇杷吧。

枇杷树长得飞快，三年后，树快到二楼高了，就是光长个子不分枝，更别说开什么花结什么果。我问父亲：这棵树不会是假的吧。第二天傍晚，看见父亲手拿锯子，站在树前，要锯树？为啥？父亲说：人家说这野外挖来的树苗是野的，要锯掉头才会长出枝丫，长出枝丫才会开花结果。

第二年，枇杷树真的长出许多分枝，此后越长分枝

枇杷树

张秀英

越多。夏日里，风吹拂来，可以纳凉；深秋里，霜落树挡，但闻花香。我家的枇杷，比人家的要晚一些成熟，父亲说：等着吃枇杷吧。

枇杷树长得飞快，三年后，树快到二楼高了，就是光长个子不分枝，更别说开什么花结什么果。我问父亲：这棵树不会是假的吧。第二天傍晚，看见父亲手拿锯子，站在树前，要锯树？为啥？父亲说：人家说这野外挖来的树苗是野的，要锯掉头才会长出枝丫，长出枝丫才会开花结果。

第二年，枇杷树真的长出许多分枝，此后越长分枝

七夕会

来，何愷还带着孩子们研究起了节气和适合草木染的植物种类，如立春用栀子，惊蛰用花生衣，春分用桑叶、清明用艾草……尽量就地取材。

如今，何愷和韵染坊是校园中时髦风尚标，旧衣翻新、扎染团扇、染料，再用柿子汁浸染丝巾，从捣碎柿子、浸泡布料一系列的过程中感受柿染的奇妙变化。

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，也没有两件相同的草木染作品。因原料取自于自然，草木染在色彩上也具有自然的魅力。不仅柿子可做染料，就连紫甘蓝叶、栀子之类的植物残骸或咖啡渣也可成为染料。后

坐在檐口上看树，只见枝丫交错，有些枝丫已伸展到了平顶上。我只需坐着伸手，在眼前的枝丫上摘一个、吃一个，吃一个、摘一个。我想，世上不会有比这更新鲜好吃的枇杷了。

2004年，老家拆迁，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，不知如何安置枇杷树，一直到最后一天还没想出办法，只好树留着，人先搬走。过了两天我们回去看，枇杷树已被迁走。我觉得对不起枇杷树，父亲叹了口气，一屁股坐在枇杷树的地皮上，抬眼望着树枝伸出来的地方。我懂他的心思，我亲眼看见他给树整枝、施肥、捉虫，父亲是把它当庄稼一样照顾的。

一晃快二十年了，父亲已去天国多年，枇杷树也只是偶尔被念及了。那日去浙江的农家乐，住的二楼房间后窗正对后院，院子里有棵枇杷树，树高与我视线相平，这树花白亮，叶肥厚，色碧绿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家院子里的那一棵。

下楼走去院中，院中别无其他草木，只有枇杷树，那树冠、树枝、树干，甚至高度、长相都和我家的一样，感觉甚是亲切。当时，我就向给树除草浇水的人打听这树哪儿来？答：这树是自己家的，是家父栽的。

那晚，客居他乡的我，又梦见了老家的枇杷树。